

● 王川

大  
友  
狂  
天



# 白发狂夫

● 王 佩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 内 容 说 明

一个天才毁灭了。

他是苏府的孽子，他是精神病院的疯子，他是蜚声画坛的奇才，他是“文革”中的“逃犯”、“死囚”。他刚直不阿，特立独行。他坚持创作个性，画风“野、怪、乱、黑”，独树一帜。他常常和黑衣幽灵对话，经受灵魂的审问。他一生中与三位女性各留下一段难忘之情。最后，在黄河边的古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涅槃”……

他就是本书主人公武石。小说通过他传奇般的生涯反映了时代风貌，揭示了个人与现实、理想的矛盾。书中其他人物：画家苏梦蘅、美学家朱心言、怪才和尚了凡、诗人沙雁、三位各具特色的女性、神秘的黑衣人及高大民、郜明等，都能活脱脱地立在读者面前，闪现出各自的光彩。

这是一部格调高雅、具有学者风范而又富于情节性的作品，书中对绘画艺术的探讨为小说增添了特殊魅力。

责任编辑：彭沁阳 于砚章

### 白发狂夫

Bai Fa Kuang Fu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  $\frac{5}{8}$  插页 3

1991年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850

---

ISBN 7-02-001101-2/I·1033 定价 6.2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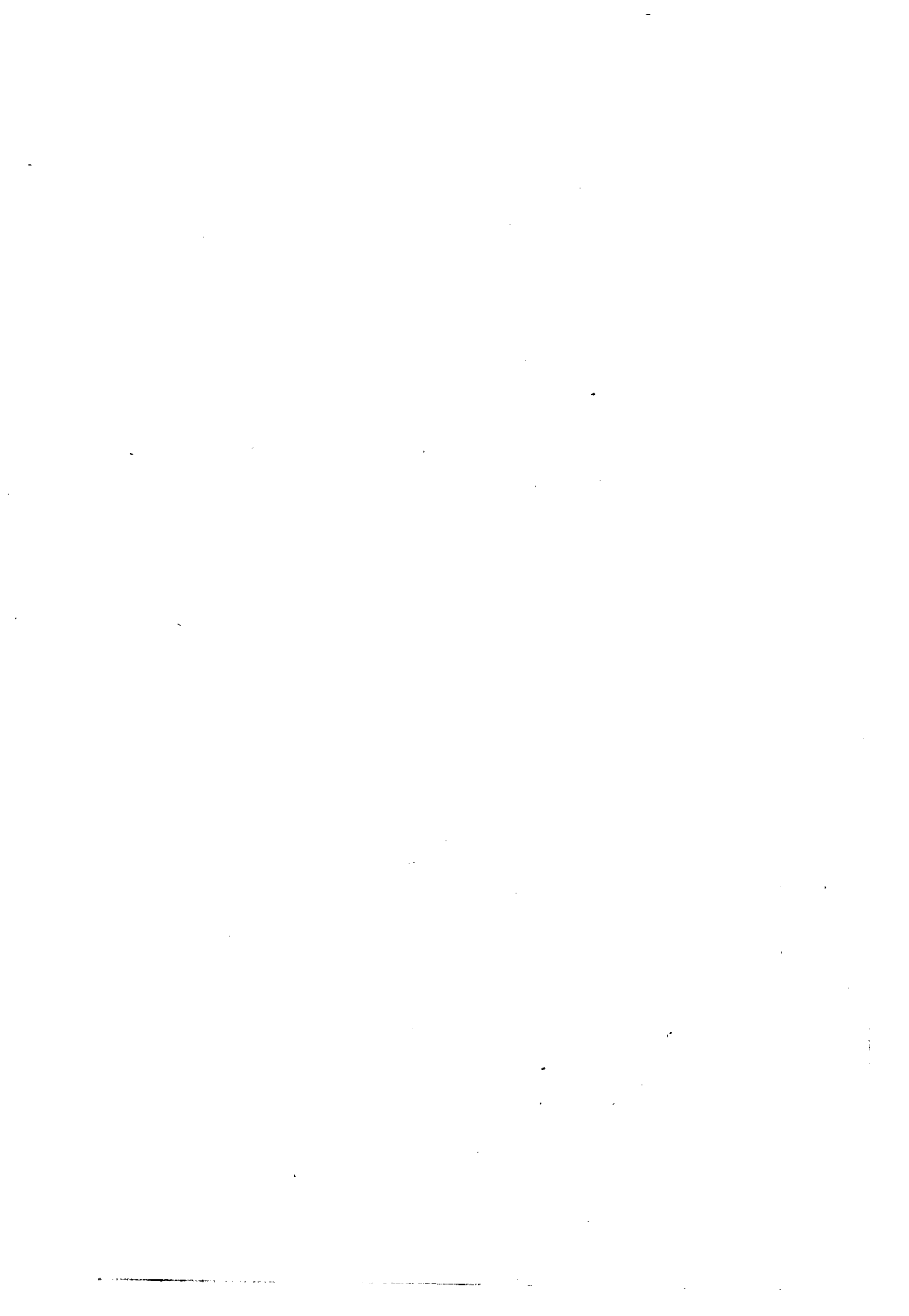


作者像

谨以此书

祭奠一位不灭的英灵

——作者



## 题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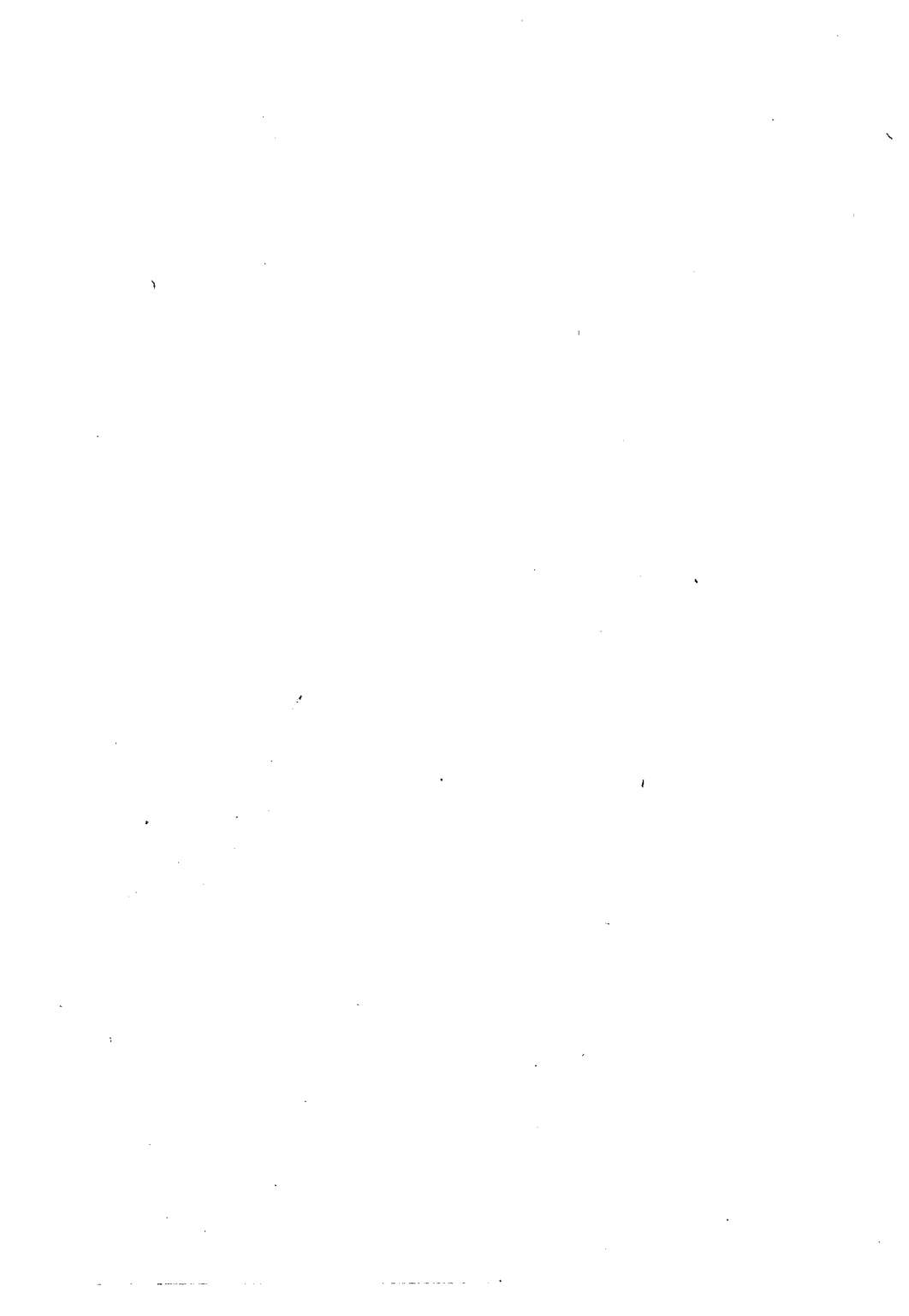
据《古今注》中记载：一天早上，有一位白发狂夫来到朝鲜津河边，不顾危险地去横渡急流。他的妻子赶来追拦不及，夫堕河而死。其妻哀痛之极，坐在河边弹着箜篌唱《公无渡河》作悼，亦投河自杀……

公无渡河，  
公竟渡河。  
堕河而死，  
当奈公何！





上 卷



## 楔 子

傍晚时分，他赶到了“老虎口”。一部半新的“三枪牌”自行车，已经沾满了泥块，弄得满车斑驳。车后行李架上，绑着一个花布行李卷，挂一个画夹。

一轮暗红色的夕阳正沉重地向西天坠落，即将被锯齿般峥嵘的黑色大山吞入。山，攒成一堆，耸起了无数的峰峦。暮霭已渐渐地氤氲起来，给这群山凭添了一层神秘和苍茫。

苍山寂寞了万年。

夕阳照得石壁灿烂，也给推车青年的剪影涂一圈血红。

青年极瘦，高而瘦。也黑，黄且黑。头发极长，着一身普普通通的学生装，一排铜钮扣，锃亮。

这里就是“老虎口”啦，青年惊异地停住了脚步，向四下打量。

秦岭巴山远远地奔来，到了这川陕交界之处便猝然止步，划开了南北的疆域，亘古以来，隔断着秦蜀之间的联系。三百里嘉陵江便象一柄银色的利剑，将这万重山峦斜斜横断。它一路奔腾激荡，飞泻而下，劈出了无数的深峡隘谷，将那不尽的湍流声，和着虎啸猿啼，在深山野岭间匍匐回响，给山带来了无限的喧嚣……

明月峡是嘉陵江沿岸最为雄伟的景观。嘉陵江在这里将龙门山脉切断，形成了深达一千多米的大峡谷。两岸如削似的山

体直落谷底，逼得江面狭仄。古人在这里的崖壁上凿了孔，架以木梁，横铺木板，使之成为峭壁上的栈道。现在木质早已腐烂，但凿孔犹在。民国二十五年修筑川陕公路时，请了美国工程师来设计，数千民工硬是在半山腰的崖壁上凿凹进去，形成了一条如廊檐般的半明洞似的道路。明月峡最狭仄之处，地形最为险要，人称“老虎口”。

青年停下车子，匆匆取出画夹，走到岩坎边，仰头看着黑森森地压在头顶上的山体，顿时感受到一种骇怖的压抑。天，被两岸剑戟狼牙般的峰巅啃得只剩下残缺的一条，明晃晃地眩目。岩坎下就是黄浊的江水，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江中露出几处礁石，上面有几株红蓼，也被这浪涛所挟带的冷风吹得瑟瑟发抖。几只长喙的水鸟，紧贴水面惊慌地掠过……

青年倒吸一口凉气，对着江水大喝一声：“喂——”

喊声越过江面，立刻在峭壁上被撞得粉碎，向四下里飞溅，落到江水里，即时被带走了。

他在画夹上手忙脚乱地画起来。

天色更加昏暗。江上的雾气更加浓重，若一匹白布平摊在江面上。青年偶一回头，看到远远有两乘滑竿<sup>①</sup>正悠悠地循着山间公路而来，他凝神再看了看，认得那是中午时分在千佛崖见过的那一对小夫妻。

两乘滑竿渐近，已经离“老虎口”不远了。突然，从公路拐角处出现了一辆军用卡车，连声鸣笛，超越了滑竿，向“老虎口”疾驶而来。由于弯道遮住了视线，卡车直到距青年不远处他才发现，他连忙一手捧住画夹，一手扶住自行车向临江一面的岩坎边

<sup>①</sup> 滑竿：四川常见的一种运载工具，用两根长竹竿穿过一张竹或藤的躺椅，上面坐人，用两人抬在肩上，用以代步。类似轿子。

上避让。

卡车一阵鸣笛，疾驶而去。不料青年却不慎一脚踏空，站立不稳，和自行车一起重重地摔下了岩坎……

## 第一章

今天，成都的少城公园门口热闹非凡，不仅增设了几十盆花卉盆景、插了十几面红绿彩旗，还陈放了一只大喇叭的留声机。几十辆乌黑锃亮的黄包车停成了一排，其间还夹有几辆“奥斯汀”和“福特”。身穿长袍马褂或西装或戎装佩剑或旗袍的男男女女们一个个从中钻将出来，在欢快的乐曲声中，走进那在高矗着的“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旁边的一排平房里去。

在平房的门楣上，悬有一条青布做成的横幅，上面用隶书写着“同窗画展”四个大字，在阳光下分外耀眼。

画展的主人之一，成都“锦江美专”的校长苏梦蘅身穿黑色西装，扎一副土红色的领结，风度翩翩地站在画展门口迎送宾客，一一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谢，然后请来人在一本极大的用蜀锦装裱封面的册页上签名题辞。遇到特别重要的显赫人物，苏梦蘅还得亲自陪着看画展、讲解作画的过程。今天恰逢成都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暖暖地照着，几圈跑下来，他已是气喘吁吁了，脑门上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一闪一闪地发亮。

画展的正厅里，陈放着一张花梨木的太师椅，上面端坐着苏梦蘅的父亲苏敬诚，也在拱手抱拳地答礼，他是在昨天特意从家里赶来参加画展开幕式的。

“老太爷，大公子开画展，恭喜啊！”

“哈哈，同喜同喜……”

“我们长官从来不出席这种仪式，这次却亲自来了。”

“实不敢当，实不敢当，有劳麟趾了……”

“这次大公子学成归来，等于得了个翰林，真正是家学渊源，无愧于乃祖乃父啊！”

有人凑上来：“老太爷，八百多年来，苏氏族谱上书香不绝。想当年，三苏父子名满天下，功垂巴蜀。不想老太爷今日九子荣耀，远胜乃祖三倍，真正是‘父为宰相子状元’，可喜可贺啊……”

“当年坡公赴京，中了殿试第二名。今日大公子既得了本国的功名，又得了东洋的文凭，可谓学贯中西，有乃祖风范啊！”

苏敬诚摇着一把泥金扇，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这次犬子能从东瀛学成归来，也是托了列祖列宗的洪福。本来我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聚敛点财富、办点实业，都不失为稳妥的好办法，没想到梦蘅要去学画！此事风雅虽风雅，可是于国于家无补啊……”

“老太爷此言差矣，当初坡公诗书画三绝，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宋徽宗，也开画院取士呢。”

“——是啊，犬子学画，也算是苏门遗风吧，哈哈……当初，梦蘅从日本回来路过上海的时候，就有人要聘他到上海美专任教，可是他念及桑梓、兼之双亲，就毅然辞了，回来以后，和几位同仁自己创办了这所‘锦江美专’，以课馆为生，也不失读书人本分吧……”

“哎，老太爷莫要如此谦言，大少爷这次画展的成功，既是光耀门庭，也是泽被桑梓嘛——”

苏敬诚极为高兴，一拱手：“各位请看画，~~至于请到本宅~~居’小酌——客居简陋，比不得在舍下家宴了，~~只图慢慢~~请——”

“哪里哪里，苏府的排场从不会简慢的……”

“请——”

的确，在家乡，苏府可以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诗礼世家了。苏梦衡的祖父是北宋文忠公苏辙的二十九世嫡孙，以前战乱时从眉山县迁来这里落了户，以后又进了学，放了外省道台。后来告老还乡、衣锦荣归，在县里买地置宅，成了举县的首富，黑漆砖雕的大门楼上挂着朱底泥金的“千顷牌”，极为荣耀。到了苏敬诚这一辈，虽说断了以科举进仕途的路，但还是县国学会的会长，同时还兴办实业，开着十几片铺子，远在成都、重庆、雅安都有分号，日子十分红火。苏府高门大宅、庭院深深，十几进乌酣酣的屋子占了半条街，八字形的门楼是一色的水磨青砖砌成，两旁的影壁是雇了徽州工匠用砖雕成的两大幅“福禄寿”，一副传世的对联贴在门口：“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是颇为自矜的。

苏敬诚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生性奢侈的人，专好玩乐，人称“公爷”<sup>①</sup>。他仗着家业殷富，不思仕途，整天斗鸡走马、吸烟赌钱、吃喝玩乐。他嫌原有的宅子不够气派，便将紧邻的一大块地皮用重金购进，从苏杭请来许多江浙工匠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悦园”。苏敬诚便将开当铺、古玩店收来的若干古玩字画藏在园内“萃华阁”上，经常在此宴游宾客，招戏班子唱堂会，甚至自己也粉墨登场，以“票友”身分在红氍毹上反串一出《玉堂春》。

苏敬诚一共有九个子女，六子三女，嫡出庶出都有。都是“草字头”排行，按年序是：梦衡、苾衡、蓼衡、芊衡、芴衡、芸衡、芝衡、荆衡和芷衡，其中除芊、芸、芝是千金外，其余全是公子。

---

<sup>①</sup> 公爷：四川人对挥金如土的纨绔子弟、浪荡子弟的贬意称呼。



长子苏梦蘅长得清秀古奇，傲岸而潇洒，自小就喜欢画画，常到“萃华阁”里去翻看、临摹那些古字画。比他小十岁的九弟苏芷蘅也常上这里来看他画画。苏梦蘅很喜欢这位聪颖天成的幼弟，便教他临一些陈老莲画的《水浒叶子》或《芥子园画传》之类的范本，教他一点笔墨方法。后来，苏梦蘅到杭州“国立美专”去上学了，以后又出了洋，小芷蘅也日日习画不息。

昨天，苏芷蘅也随着父亲来到了成都，现在正在画展上替大哥陪客看画，前后照应。

苏芷蘅平素对他这位名为兄长，实则为师长的大哥很是推崇，由于已有几年不见了，他便趁这个机会将大哥的画仔仔细细地看了个分明。

这次画展，苏梦蘅共展出了五十幅画，大多是他在杭州和日本求学时的精品，有的还经名家题了字、加了跋，全部用绫装裱一新，极为整齐。

大哥的笔力功夫确实很深。他从清初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翬和王原祁入手，追学到明代的董其昌和“元四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和吴镇，再由此上溯到宋代的董源、巨然，已经具有了工整稳健、明净清脱的特点，他特别注意追求笔法的虚灵拙秀和墨色的醇厚华滋。他曾经临摹过许多的历代名作，对那些名家的技法已经烂熟于心了。在给学生们上课时，他能够随手便勾勒出一棵树、一块石来说明某一流派的作品特点，仿佛那些古人的作品已被他分门别类地分解成了各种峰峦、矶石、树木、房舍或舟车而储于囊中，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示范似的。仿佛王石谷、董其昌、龚半千或王蒙已经借他的躯壳还魂了一般。苏芷蘅看到，画展中的那幅《峨眉翠谷》，是先以淡墨勾皴而后施浓